

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

李孝定·著

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

李孝定 著

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

75.06.0785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初版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一五〇元

著 者 李 孝 定
發 行 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61 號
電 話：7 6 8 3 7 0 8
郵政劃撥帳戶第 0100559-3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30 號

• 80011 •

序言

這本小冊子所收集的，是筆者在近十多年來，環繞着「漢字的起源與演變」這一主題，所寫的幾篇論文，它們分別發表在新加坡和臺灣的不同刊物裏，其中部分抽印本，已經只剩一兩冊了，為了便於保存，並讓關心此一問題的讀者省去搜求的麻煩，經商得聯經出版公司的同意，予以彙集刊行，謹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我國文字，源遠流長，幾千年來，一直在使用，現行的楷書，較之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除了字形的外表和書法，有了不少變化外，至於形體的基本結構，歷經不同時代的金文、小篆、和隸書，却都毫無二致，這大大裨益了我國文化的發展和保存，也使得專門以研究文字基本結構為對象的中國文字學的成立，成為可能；這種現象，在並世現存的各種文字裏，是獨一無二的。談到漢字的起源，因為歷世繚邈，文獻不足徵，以前的載籍裏所記載的，不外畫卦、結繩、河圖、洛書，或者史皇作圖、倉頡造字等類傳說，這些說法，是經不起認真稽考的。去今三千五百年左右的甲骨文，它們已是發展得極為成熟完美的文字，所有研究甲骨文的學者，都公認決非一蹴可幾的。任何文化的發展，在萌芽期，一定都很緩慢，到後來纔會越來越快速，這也是人類學者們所公認的。甲骨文字既然已經極度完美，在它之前，我國文字，必然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期；即使倉頡造字的說法是可信的，

那麼，根據傳說的歷史，黃帝去商代，不過一千多年，漢字的發展和成熟，似乎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期間裏便可完成。但我們要尋根究柢，探求漢字起源的信史，又苦於文獻不足，地下資料，更屬闕如，無從着手。筆者從事甲骨文研究很多年，也因此引起探求漢字起源信史的興趣，既感難以着手，便想到何不就甲骨文的全部資料，作點分析和綜合的工作，也許可對「漢字的起源與演變」這一主題，得到些較具體的認識；一九六八年寫成「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一文，用六書的觀點，先將每一個別的甲骨文字加以分析，然後將全部甲骨文字，按六書標準，分為六類，從這種處理，得到了對六書的先後次序的合理認識；然後以此與類似的兩種研究——朱駿聲的「六書爻列」、鄭樵的「六書略」作比較，朱氏以六書分析〔說文〕中的全部小篆，鄭氏以六書分析宋代的楷書，從這三種以同樣方法，分析三種不同時代的文字資料的比較裏，得到了甲骨文在我國文字發展過程中所處的相對位置，換言之，也對文字的起源——甲骨文字以前的發展期，和演變——甲骨文字以後的形體演變，得到了粗具輪廓的了解。此文寫成不久，得讀大陸出版的一本田野考古報告，書名〔西安半坡〕，記載在西安郊區半坡所發掘的一處仰韶文化遺址，其中有些陶片上有許多刻劃的符號，原書編者曾說：「與我們文字有密切的關係，也很可能是我國古代文字原始形態之一」，筆者却更肯定它們就是我國文字的雛形；根據此一觀點，進一步加以探討，蒐集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另幾批陶文，寫成「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一文，這是筆者針對此一問題所撰的第一篇文章；稍後，又將上述兩文加以剪裁、合併和補充，改寫成「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一文，我對這一主題的撰述，至此算是達成初步的結論。後來，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進展，陸續發現了更多的史前陶文，經過蒐集和整理，續撰成「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一文，發現我前此所達成的

初步結論，經過多出幾倍的資料檢討，不僅仍可成立，似乎更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但材料究屬有限，有關漢字起源的推測，也只好到此為止了。

談到漢字演變問題，其困難所在，恰好和探討漢字起源問題相反。上面說過，談起源問題的困難，是文獻不足，資料闕如；而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和演變，要想對此問題，作全盤的檢討，實苦於頭緒過於繁雜，材料過於龐雜，詳細敘述，既無可能，執簡馭繁，亦極不易，筆者在「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一文中，只能就時代先後和演變過程中居於主流地位的變化趨勢，作簡要的敘述；後來，筆者對〔金文編〕附錄所收圖畫文字作考釋，於文字演變過程，獲得進一步的了解，續撰成「從金文中的圖畫文字看漢字文字化過程」一文，算是對此一繁雜、龐雜的現象，歸納出若干條例，今後我國文字的演變，大致也不會超出這個範圍；至於若干年前甚囂塵上的漢字羅馬化主張，不僅有背幾千年來演變的趨勢，也無視漢語的特質，似可不必在此加以討論了，有關漢字演變的討論，既然只能作執簡馭繁的處理，上述兩文裏，雖曾隨文舉例，但究嫌過簡，不能表現繁雜的演變現象，因此筆者又選取了一篇「釋釁與沫」，作為附錄，希望能得到舉一反三的效果。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對於文字學上的兩大問題，作了系統性的探討，但筆者孤陋寡聞，紕謬難免，希望方家大雅，不吝指正。

李 孝 定

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目錄

序言	i
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	1
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	43
從中國文字的結構和演變過程泛論漢字的整理	75
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	91
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	185
從金文中的圖畫文字看漢字文字化過程	229
漢字起源的一元說和二元說	243
附錄：釋「釁」與「沫」	267
附表	285
圖版	297

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

一、前言

四年前應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主持人李濟之先生之命，要筆者撰寫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文字的原始和衍變」，但始終沒敢着筆，原因是這題目太大了，牽涉的材料過於繁複，如非將全盤材料和歷來研究文字學的各種理論，融會貫通，並能創通條例，是無法寫出一篇勉強像樣的文章來的。但歷年來筆者擔任中國文字學和古文字學一類課程，此一問題，時時縈廻腦際，有些概念，似乎漸漸凝聚，有了些頭緒，但提起筆來，對那些概念，往往又感無法捕捉。月前承新社主席李廷輝先生之邀，要筆者作一次學術演講，固辭不獲，因想何不從那大範圍的題目裏，抽取一些比較具體的概念，加以探索，一來可以向李先生交差，再則也可算爲那篇難產的文章「中國文字的原始和衍變」奠一始基，然後慢慢發展補充，也許可以終底於成，這是寫本文的動機。至於何以選取此一題目，除了上述的動機外，也還有些其他的理由，自甲骨文字被學術界發現，迄今垂七十年，從事研究的人，或爲個別文字的考釋，或據以證驗古代歷史和社會制度，著書立說，蔚爲盛事，但似乎還很少人利用六書說的理論，對此項新發現的古文字作通盤整理，那麼從此一角度着手，作點分析和綜合的工作，總該有些意義；因爲六書說的建立，是以小篆和少

量籀文，及六國古文爲背景，甲骨文的時代早了一千年，數量也比西漢時殘存的古籀文多出了好幾倍，我們用較晚出的文字學理論，去整理較早的資料，必將有些新的發見，至少也可以收先後印證之功。筆者希望能因此對支配中國文字學研究垂二千年的六書說理論，得到一點新的認識，假如更進一步能因此對甲骨文字在中國文字發生和衍變的過程中所處的相對位置，獲得較爲明確的認定，那更是馨香以求的了。這是撰寫本文的目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二、從六書說到三書六技說

爲了要用六書的觀點分析甲骨文字，並希望能對六書說得到一點新的認識，無可避免的要用一些篇幅，對有關此說的許多理論，先作一番評介，以爲下文討論的張本。六書一名，始見於〔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我們證以先秦文獻中有關許多人說解文字的記載，像〔左傳〕裏所記載的「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蠹」，〔韓非子〕「五蠹」的「倉頡之初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之類，可知春秋戰國時人們已開始了文字學的討論，而且已有了一套理論——六書，應是可信的。但這所謂六書，還祇是一個籠統概括的命名，直到西漢末年以後，才有了分別和較詳細的敘述，許慎著〔說文〕，更對每一書加了一條定義，六書的理論，纔算完全建立，自此以後，降及近代，研究六書的著述，真可以汗牛充棟，此一理論，也真正的支配了中國文字學的研究凡一千八百有餘年。筆者無意也無法在此短短的篇幅裏，對有關六書說各種紛紜繁複的解釋，作詳盡的敘述，好在坊間每一本中國文字學的成書裏，對此問題都有簡要的介紹，現在僅就較

有代表性的幾種說法，加以引述，雖然這是筆者主觀的選擇，但我希望從這種敍述裏，明瞭各種不同說法所代表的真正意義，來作為下文討論的基礎，或者還不失為執簡馭繁的可行之法，不然單就六書說的介紹，便可以寫成厚厚的一本書，顯然不是撰寫本文的目的，也非本文所能勝任的。上面說過直到西漢末年以後，才有對六書分別的命名，最早的應是劉歆的〔七略〕，班固采錄於〔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其次是鄭眾的〔周禮〕「保氏」注：「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再後是許慎〔說文〕「序」：「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除了班固「藝文志」，據考知是采錄劉歆〔七略〕外，鄭許兩家都是劉歆的再傳或再再傳弟子，所以可認爲劉歆的一家之學[⊖]。三家學說的是非同異，引起後學者許多論爭，見仁見智，很難作一定論。在下文裏我們將提到一些，並隨宜加以概括的評述，卻無法縷指；這三家的學說，是初治文字學的人耳熟能詳的，筆者卻不憚煩的予以引述，祇是因爲他們是真正六書說理論的奠基者，尤其是許慎所作的定義，對後世治此學的人，有深鉅的影響。這三家學說的異同，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名稱，二是次第。後世的學者們大抵認爲名稱宜宗許氏，而次第則以班志爲優，前鄭的說法較少受到重視。不過這祇是一般的意見，我們祇須參閱下表，便可知仍有許多家的說法是如何的紛歧，而且也是永無定論。

[⊖] 見唐蘭著〔中國文字學〕一五頁一行。

的聚訟。

各家六書名稱次第異同表②

人名	書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班 固	漢書藝文志	象形	象事	象意	象聲	轉注	假借
鄭 衆	周禮解詁	象象	會意	轉注	事意	假借	聲諧
許 慎	說文解字序	指事	形象	聲形	意聲	注意	假借
顧野王	玉篇	象象	象指	形聲	轉指	轉會	假轉
陳彭年	廣韻	象象	會意	譜聲	指譜	假轉	假轉
鄭樵	通志六書略	象象	象指	會意	會意	借假	轉注
張有	復古篇	象象	象指	會事	聲聲	借假	注注
趙古則	六書本義	象象	象指	會事	意聲	假假	轉轉
吳元滿	六書正義	象象	指象	會事	譜聲	假譜	轉注
戴侗	六書故	象象	象形	會意	轉轉	諧聲	假聲
楊桓	六書溯源	象象	象會	意事	指指	諧譜	轉譜
王應電	同文備考	象象	會意	事意	聲譜	聲注	假假

以上各家對六書的名稱，班固鄭眾較爲不同，其餘各家除形聲多稱諧聲外大抵與許慎〔說文〕所稱相同。至於次第，祇張、趙、吳三家相同，其餘則幾乎是言人人殊。我們假如要探討他們對六書名稱和次第的安排，何以有此歧異？它們究竟代表著甚麼意義？不妨試加分析。現在先談名稱：其中全體一致的是象形、假借、轉注三書，其他三書中，班氏於事、意、聲統稱之曰象，鄭許於意稱會，鄭氏於事稱處，於聲稱諧，許氏於聲增之形而爲形聲，其餘各家大抵不出這範圍。唐蘭先生說：「劉歆或班固是首先對六書加以解釋的（即使還另有所本）。照他們的說法，六書是造字之本，也就是造字的六種方法。象形、象意、象聲三種，本已包括了一個字的形、音、義三方面，不過他們把圖畫實物的文

② 本表採自馮振〔說文解字講記〕，〔無錫國學專科學校叢書〕之十六，其中張有以下各家的原著，此時此地不易得到，因之不能對他們的理論作較詳盡的介紹，但即此已可見一斑了。

字，和少數記號文字分開，所以多出了一種象事。至於轉注和假借，實在只是運用文字來表達無窮盡的語言，跟產生新文字的方法，他們混合在一起，就和〔詩〕有六始，把風雅頌跟比興賦混在一起是一樣的。」^③唐先生雖祇是評述劉班的六書命名，實則各家的說法都脫不了這個窠臼，他的說法也可以幫助我們對各家六書命名的了解，質言之，六書是六種構造文字的方法，也可以當作各家所主張的文字構成論看。至於唐先生的說法，顯然是受了後世六書經緯說和四體二用說的影響，這一派的看法，認為形事意聲前四書才是構造文字的方法，而轉注假借則是運用文字的方法，這種說法，將留待下文談到六書分組問題時再予討論。我們對六書既作此了解，從而可知它們真正的涵義，祇是說明每一個文字的構成理論，祇要知道它們的重點在形、在事、在意、抑或是在聲，上面那個字是象也好，是會也好，是處或指也好，是諧或形也好，說穿了實在無關宏旨。至於轉注和假借，實在祇是說明某某兩字的關係，和用字的方法，不能與其餘四書同等看待，經緯體用之說是較合理的，唐先生據以發展成為三書六技之說，比起籠統的談六書，實在是一種進步的意見。其次再談次第：據上表所列，已有許多紛歧，此外還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也無暇一一列舉，但這許多不同的安排，究竟代表著甚麼意義？朱宗萊說：「余以六書次第，當從制字先後為準。」^④他這話是正確的，然則有關六書次第的意見，實是代表各家對文字發生先後的一種認識，不然，六書次第的討論，便將毫無意義。關於文字發生的孰先孰後，實是一個重大問題，而且當文字孳乳寢多之後，往往輾轉相生，互為因果，其中糾纏綜錯的關係，不對每個文字各別的譜系加以考察，很難理出頭緒，而這又是極繁難瑣屑的工作，筆

③ 見唐著〔中國文字學〕第六八頁。

④ 見朱著〔文字學形義篇〕「六書釋例」。又清代張行孚「六書次第說」也有：「按六書次第，當以制字先後為敍」之說，見〔說文解字詁林〕前編中「六書總論」一一八頁，為朱說所本，前人當早有此說，未遑詳考。

者不想在此作枝節的討論，那將如治絲益棼，這問題且留待下文第五節粗舉大端，加以探討。在六書說的討論裏，與名稱和次第有同等重要性的，還有一種有關每一書體彼此間同異的討論，其間紛歧的情形，決不下於名稱和次第的研討，自然也不能細說，大致上可別爲綜合與分析兩大派，前者着眼於同，是六書的分組問題；後者則包括所謂「兼書」「正變」之類的諸種學說，是着眼於異。談到六書綜合分組問題，唐蘭先生有一段話：「〔說文〕序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他顯然把『依類象形』，跟『形聲相益』來畫一個界限，一曰指事，二曰象形，都是『文』，三曰形聲，四曰會意，都是『字』；再加轉注和假借兩樣方法，把六書分成三類，後來徐鍇所謂『六書三耦』，我們可以說就是許叔重的原意。」^⑤許序原文雖沒有明言六書分組，唐先生如此詮釋，與許君六書次第相合，應該是正確的，這可說是最早的六書綜合分組的概念。徐鍇演繹此意：「大凡六書之中，象形指事相類，象形實而指事虛；形聲會意相類，形聲實而會意虛；轉注則形事之別，然立字之始，類於形聲，而訓釋之義，與假借爲對；假借則一字數用，轉注則一義數文；凡六書爲三耦也。」^⑥他不但分六書爲三耦，每耦之中又各分虛實，後世治六書說的人，祖述此說的頗爲不少。鄭樵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在〔通志〕「六書略」裏開宗明義的說：「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爲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爲轉注；二母爲會意，一子一母爲諧聲。」^⑦這一段文字在基本觀念上，和徐鍇的六書三耦說，是大致相類的，所不同的，鄭氏並會意諧聲轉注爲一組，完全接受了許君文與字分野的意見，這還是有所祖述，重要的是他對假借所持的特別看法，

⑤ 見唐著〔中國文字學〕第六九頁。

⑥ 見〔說文繁傳通釋〕卷第一「上」字條下。

⑦ 見鄭著〔通志〕「略」第七卷「六書略」第一，「六書序」。

據上引可知他看出假借是有文有字的，卻與二者有別，另爲一組，他覺得六書裏假借最難講，他說：「六書之難明，爲假借之難明也，六書無傳，惟籍〔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以成書，牽於會意，復爲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⑧然究其實他所說假借卻最多可議。另有一派着眼於六書基本功能上的同異，而加以分組的，首倡此說的似乎是明代的楊慎^⑨，孔廣居「論六書次第」：「明楊氏慎謂四象爲經，注借爲緯，誠不易之論也。」^⑩戴震顯然接受了楊氏的觀點而加以發揮，他說：「大致造字之始，無所憑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的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而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卽、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申；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⑪這就是後世所稱的四體二用說，有反對的，有贊成的，前者持班固「造字之本也」一語爲根據，班氏語意稍涉含混，用以爲駁戴說的論據是不够的，平心而論，除了戴氏所說以同訓爲轉注，以引申爲假借之一種，確有可商外，其立論大旨，實較一般的六書說爲進步，唐蘭先生的三書六技之說，實是師戴氏之意，加以發展修正而成，容稍後再加引述。此外又有正貳，和君臣佐使之說，江聲說：「蓋六書之中，

^⑧ 見鄭著〔通志〕「略」第十卷「六書略」第四「假借第六」。

^⑨ 楊慎的〔升庵文集〕，此間找不到，有〔升庵經說〕一種，草此文前，曾約略翻過，也沒發見談六書的文字，因此祇能據後人著述轉引，至於楊氏之說，是否另有所本，因參考書缺乏，未遑詳考。

^⑩ 見〔說文解字詁林〕前編中「六書總論」一〇七頁，孔氏「論六書次第」一文。

^⑪ 見〔戴東原集〕卷三「與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象形會意諧聲三者是其正，指事轉注假借三者是其貳，指事統于形，轉注統于意，假借統于聲。」^①這大抵是三耦說的修正。王鳴盛說：「指事君也，象形臣也，形聲會意轉注佐也，假借使也。」^②這是前引鄭樵「六書序」意見的修正，與經緯體用之說，也有其相類之處，雖然分得較細，卻不免牽強，遠不及體用說的精闢。江王兩說，對後學影響不大，可以存而不論。以上是有關六書分組的幾種主要學說，現在我們再看另一派——分析派的意見。所謂分析派，自然和綜合派一樣都是筆者杜撰的名詞，這一派的學者意見也非常紛歧，但是有一共同之點，便是他們有感於用基本的六書說去分析每一文字，往往遭遇到類屬不清的困難，便想作更精密的分析，將六書中的每一書分得更細密，希望使每一個文或字，都有它確定隸屬的書體，不再混淆不清。這理想是好的，無如文字的發生和衍變，非出於一時、成於一人，更非先懸六書之條，然後造字，其現象過於綜錯複雜，六書說不過是後人研究這複雜的現象，歸納所得的六種較有概括性的條例，自然有少數文字不能得到適當的歸類，因之這一派學者的努力，往往如治絲益棼，而徒勞少功。這一派較早的知名學者，應推鄭樵，他在「六書序」裏說：「六書也者，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③他對文字發生過程所作的這種解釋，對唐先生的三書說，尤其對筆者在本文第五節所持的看法，都有啟示作用，這點容待第五節中再行討論。鄭氏這一段文字還祇是六書通論，沒有提到分析的意見，不過他在「六書圖」裏，將象形分爲正生、側生、兼生三大類，正生又分爲象天物、山川、井邑、

^① 見〔說文解字詁林〕前編中「六書總論」一一〇頁，江氏「六書說」。

^② 見〔說文解字詁林〕前編中「六書總論」一一五頁，王氏「六書分君臣佐使說」。王氏另有「六書原本八卦出非一時」、「六書倉頡已備其名至周始定」二文，見同上及一一六頁，以與本節所論較遠，且其說亦涉迂曲，未加贅引。

^③ 見鄭著〔通志〕「略」第七卷「六書略」第一「六書序」。

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之形十小類；側生分象貌、數、位、氣、聲、屬六小類；兼生分形兼聲、形兼意二小類；凡象形之類十八。諧聲分正生歸本、變生二大類，正生歸本統屬了九八%弱的形聲字，不再分小類；而將二%強的特殊形聲字歸之變生，下分子母同聲、母主聲、主聲不主義、子母互爲聲、三體諧聲、聲兼意六小類，凡形聲之類七。指事分正生歸本、兼生二大類，兼生之下又分事兼聲、事兼形、事兼意三小類；凡指事之類四。會意分正生歸本、續生——三體會意二大類，凡會意之類二。轉注分建類主義轉注、建類主聲轉注、互體別聲轉注、互體別義轉注四小類，凡轉注之類四。假借分託生，反生二大類，託生又分同音借義、借同音不借義、協音借義、借協音不借義、因義借音、因借而借、語辭之借、五音之借、三詩之借、十目之借、十二辰之借、方言之借十二小類；反生則爲雙音並義不爲假借，凡假借之類十三。經此細分，六書變爲四十八類^㊂。這種細分的辦法，本在力求精密，但仔細考究起來，不但定名過於瑣屑，歸類頗多困難，而且仍多例外，實是徒勞少功，遠不如他的「六書序」能對於文字發生問題，解釋得那麼洞中肯綮。但這是較早的採取分析法以研究六書說的一位學者，此後採取相同觀點的，頗不乏人，朱駿聲「說文六書爻列」對六書的分類是：指事分指事、象形兼指事、會意兼指事、形聲兼指事，凡四類。象形分象形、形聲兼象形、會意兼象形、會意形聲兼象形，凡四類。會意分會意、形聲兼會意，凡二類。形聲分形聲、兼指事、兼象形、兼象形會意、兼會意，凡五類。轉注、假借則未再分類。總計十七類^㊃。王筠於六書分爲正例、變例兩大類，所論枝蔓，不能盡錄，僅就其所著〔說文釋例〕目錄中與此有關者，摘錄如下，以見一斑：「指事：正例一，變例八。象形：正

㊂ 見鄭著〔通志〕「略」第一卷「六書圖」。

㊃ 見朱著〔說文通訓定聲〕卷首「六書爻列」。

例一，而其類五，變例十。形聲：亦聲，此形聲、會意二者之變例；省聲，此形聲之變例，兼有會意之變例。會意：正例三，變例十二。轉注。假借。」計四十四類，他的分類法瑣屑枝蔓，很多不足爲訓。這是從分析的觀點研究六書的幾家較有代表性的學說。近人唐蘭先生治文字學，從〔說文〕入手，進而從事古文字學之研究，有極大的創獲，他對六書說作了很重要的修正，可謂前無古人，他說：「由原始文字演化成近代文字的過程裏，細密的分析起來，有三個時期：由繪畫到象形文字的完成，是原始期。由象意文字的興起到完成，是上古期。由形聲文字的興起到完成，是近古期。」㊂他如此簡要地說明了文字發生的過程，進而對文字作了合理的分類，這是他的三書說的張本，在他原文以下的章節裏，對三種文字有較詳盡的敘述㊃，請讀者參閱。他又說：「我在〔古文字學導論〕裏建立了一個新的系統，三書說：一、象形文字，二、象意文字，三、形聲文字。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圖畫文字，形聲文字是近古期的聲符文字，這三類可以包括盡一切中國文字。……象形文字一定是獨體字，一定是名字，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別的意義。……象意文字是圖畫文字的主要部分。在上古時期，還沒有發生任何形聲字之前，完全用圖畫文字時，除了少數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了。象意文字有時是單體的，有時是複體的。單體的象意文字有些近似象形文字，不過象意字注重的是一個圖形裏的特點，……此外可以不管，這是象形字和單體象意字的分別。複體象意文字有些近似形聲文字，不過象意字的特點是圖畫，只要認得它原是圖畫文字，從字面就可以想出意義來，就是象意文字。象形和象意同是上古期的圖畫文字，……『物相雜謂之文。』所以我們又把它們叫做『文』。……形聲字的特點是有了聲符，比較容易區別，不過有

㊂ 見唐著〔古文字學導論〕上冊三〇頁。

㊃ 見唐著〔古文字學導論〕上冊三〇—五〇頁。